

用来告别与迎接 漫长的冬天

【有所思】



□雪樱

我讨厌冬天。冷，满目萧瑟，还要时刻接受北风的搜刮，好像要把记忆深处的童年往事都翻个底朝天，引人含泪而歌，双手战栗。今年注定是个寒冬，暴雪、极寒天气、道路结冰，给生活平添了诸多障碍。我的两条腿如灌满冰水一般，疼痛跟着变本加厉，把一个孤独的人引向死亡之海的眺望。

冷是人间清醒，冷是精神高格。对于一年到头住在空调房里的现代人来说，四季没了界限，生活也就失去了知觉和本味。1996年冬天，我读小学四年级，前一天晚上下了场大雪，第二天白茫茫一片，上学路上结了厚厚的冰，道路变成了溜冰场，一路上不时有“小黄帽”滑倒，有的男生索性在雪地里打滚，趁机玩个痛快。学校教室设施老旧，靠蜂窝煤炉子取暖，老师发动大家从家里带煤。我背着书包，撇着八字脚往前挪动，手里拎着满满一袋蜂窝煤，快到校门口时不由得加快脚步，一个脚底打滑，连人带煤摔在雪地里，身后传来一阵小伙伴的哄笑声。我像个不倒翁，起身好几次才从地上爬起来，把蜂窝煤捡起来装进袋子里，小心翼翼地走向学校。

那个时候，我不觉得冷，课间十分钟也不能浪费，跑去操场上打雪仗。我的同桌个子高，团个雪球放在教室门框上，副科老师推门而入，不偏不倚砸到头上，他也不发怒，反而笑起来，像个孩子似的，整堂课上得轻松愉快。当然，对班主任和数学老师，我们可不敢这么冒失。

2001年的冬天，我因病住进城东的医院，有位全国名医从太原来济南会诊，说一定能给我治好病，父母的眼睛里蓦地有了光，四处借钱交上了住院费。那段时间，母亲每天去山东大学食堂买饭，她买两个花卷，就不用打菜了，给我买白菜肉的水饺，两毛钱一个，我最多吃十五个饺子。冬至那天，窗外阴着天，傍晚时分飘起了鹅毛大雪，我倚在窗前等母亲回来。她去了很长时间，左等右盼不见人影，急得我溢出了眼泪，各种不好的念头在脑子里燃放。我费劲巴拉地穿上外套，一瘸一拐下了楼。远处走来一个穿酒红色外套的女子，她的头上落了一层雪粒，晶莹发亮，走路一瘸一拐，我定睛一看，正是母亲。她含糊其辞，我从她裤腿上的泥巴看出了破绽，原来她在路边跌了一跤，水饺撒了一地，又返回去重新买了一份热的，所以才回来这么晚。那天的水饺，我狼吞虎咽，吃不出什么味道，心里像揣着块石头般沉重。数九寒天竟忘却了寒冷，也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。

二十三年倏然而过，那件酒红色软呢外套已经洗得褪色，但母亲依然穿在身上，敝帚自珍，仿佛把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披在身上，越朝前走，越发动人。

我讨厌冬天，关节晨僵动弹不得，疼痛起来仿佛一台大功率的泵要把我的能量耗尽。漫长的冬夜如炼狱，将我一次次逼至悬崖边上，可是，在将要放弃的关头，总有一束光照向我。所以，我也喜欢冬天，喜欢冬天的圣洁和辽阔，大地没了遮挡，湖面上、山坳里、房顶上，一望无际，好个通

透！就连那些光秃秃的树枝也美得不行，纤瘦的线条，流转出大自然的另一面。雪霁晴天，走出家门，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，甚至沁出丝丝甜意，阳光下的雪堆泛着晶莹的光，看着就心生欢喜，仿佛被某种宁静的力量紧紧攥住，令人心神开窍、精神澄明。

那天外出打车，遇到一位出租车司机，与我是同龄人。车内环境干净，他言谈举止有礼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堵车的空当聊起天，他说起雪夜拉过一位乘客，上车后不久竟睡着了，原来是喝醉了酒。他抓耳挠腮，不知所措，后来拐弯时瞥见一个派出所，上前和民警说明情况，乘客终于醒过来下了车。“一单活儿没赚到钱，还白白搭上精力和时间，你觉得倒霉吗？”我问。他笑着答道：“开出租车遇见的事情多了，就不觉得倒霉了。”还有一次，他载着两个大学生，中途拼单上来一个中年男人，大学生下车后，他才给中年乘客打表计费，由于堵车临时走了另一条线路，对方也点头同意。两人聊得热火朝天，没想到第二天被那位中年乘客投诉了，说他故意绕道，他不得不退了钱。

事后想想，那个醉酒的男人，那个投诉的乘客，很可能也是我们自己。有一次我从外面打车回家，司机是个90后，平头，戴着手串，腆着肚腩，很健谈，一路上叨叨个不停，打开话匣子就收不住。到了小区门口，他说什么也不肯开进去，直说自己不差钱。外面寒风猎猎，我顶着北风坐着轮椅回家，一肚子郁闷。从愤愤不平到学会接受，似乎是一刹那的事情。人至中年，我陡然明白了很多以前想不通的道理，解开内心深处的疙瘩，不再固执，不再纠结，或许这就是生命的圆成。

岁末年初，我不禁百感交集，从母亲住院期间的崩溃到面对无奈现实的挣扎，都让我寝食难安。过去目光短浅，总是以一年来丈量收获和得失，现在顿悟：一年只是零零碎碎的日子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五十年，也只是更多零碎的日子而已，就像夜空里的星星，聚在一起明亮如昼，散落各处明明暗暗。倘若以百年为单位打量这顽韧而卑微的生命，一年里留下的足迹不足挂齿。但是，正是这微乎其微的足迹，构成了宇宙星球的斑斓图谱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

冬天是用来告别的，告别过去的自己，迎接崭新的明天。漫长的冬天，恍若电影里的慢镜头一般，拉长时间，给予我们安静回溯的空间，把心灵摊开，恢复最初的模样。又想起三年前的冬天，去山上安置父亲，风如快刀，打在脸上生疼，心里的泪痕怎么也抚不去。墓地前的两棵树，一棵粉色玉兰，一棵白色早樱，迎风低泣，我能够感受到它们的浑身战栗。回来后好些天，我都缓不过劲儿来，母亲以为我冻着了，天天给我煮姜汤面条，她并不知道，精神缺了一角，比肉体还难以疗愈。只有时间这味中药，才能奏效。想起张定浩的诗句：“不是我们拥有爱，是爱拥有我们。是祈祷的手变成了馈赠的手。”一切都是时间的慈悲，接受该接受的，忘却该忘却的，在冰清玉洁的世界里迎接新年，在老日子中开启新生活，让我们回到零度，做个快乐的雪孩子吧。

□李晓

光阴之箭已经穿越年轮，抵达2024年。一个中年男人的步履，将迈向那些浸透岁月包浆的老地方。

我要去探寻那些老院子。它们栖息在我柔软的心房，泛出时间的古铜色，治愈我莫名的焦虑情绪。城里的宋哥，曾经就有一个属于他的老院子，树影婆娑，苔藓漫漫。老院子里的宋哥面色红润、步履轻盈。有一天，我去宋哥的老院子，只见一只黑猫趴在屋顶上打瞌睡，簌簌落叶在院子的天井上空盘旋。宋哥伤感地对我说：这次请你来，是同老院子道别的。原来，老城改造，这一带要拆迁。老院子在挖掘机的轰鸣中灰飞烟灭，宋哥如一条从水中搁浅到岸上的鱼，我看见他面色暗淡、目光浑浊。宋哥来到世间的第一声哇哇啼哭，就是从这个小院子里传来的。老院隔壁住着“接生婆”王大姐，她是一家医院的退休护士。王大姐双手把宋哥托起，宣布老院子里一个新生命来临。没有了老院子的宋哥，失魂落魄。七年前，宋哥去离城七十多公里的草木深山中，觅得一处乡下老院。他把那个老院匠心改造，裹挟着漫漫风尘的老灵魂再度归来，那里成了他和宋嫂在乡下安妥身心之地。

每一个老院子，都有它独特的精神面相。宋哥那个在云雾山中的老院子，周围遍布杉木，一眼望去，心中有天地之间的肃穆。这个老院子散发的气息，契合着宋哥胸腔里的呼吸。老院子对我有着神秘的吸引力，一年之中，我总要去几次。遇到春日的朦胧烟雨，老院子里的青瓦如着墨的宣纸铺开，屋上响起袅袅雨烟，我凝视着院中谦卑的依依垂柳，心境宽阔柔和。去老院子里吃柴火炖鸡，风雪天在一个老鼎罐里炖肉，是我在宋哥老院子里享受到的待遇。

2024年，我要时常去这样的老院子走一走、住一住。身处寂静山野的老院子里，蓄积到肺腑里的好空气，可以供养我在城里吐纳上一段时日。我有时真想从网络社交平台抽身全退，没有刷屏的干扰与焦虑，去老院子里重拾发黄的旧信读一读，去老院子里把那些潦草翻过的书静下心来好好读完，在书里遇见情投意合的灵魂，遇见不可与外人道的幽微感受。在老院子后边的山中，有一个巨大的山洞，我要一个人去那里坐一坐，看那经历亿万年沧桑的山岩，想起一个词叫地老天荒。人这一生，真如天地间一渺渺沙鸥。

我还要去市井中的那些小馆子。这些年我接触了不少“吃货”，总觉得一个能稳稳把握自己口福的人，大

抵都是豁达阳光之人。城里人声鼎沸的酒家很少让我流连，倒是市井街巷里的小馆子，抚慰着我的肠胃。深巷美食，往往如隐士一样隐于民间，暗藏在那些毫不起眼的小馆子里。小馆子的大门、墙壁、地板、桌椅，都有着烟熏火燎的浸透。小馆子里整日飘忽游荡的油烟味儿，就是世俗人生的滋味。

去年秋天，我在城里一个僻静角落转悠，奇迹般重逢老城一家叫“胖大妈”的蹄花馆。当年这家小馆子的主人是一个身材肥胖的老太太，食客们都叫她“胖大妈”。“胖大妈”总是笑眯眯的，慈祥安宁，我觉得，她就是县城平民生活里那个每天呼唤“孩子回家吃饭”的母亲的代言人。“胖大妈”的蹄花汤，一般要在炉子上炖好几个小时。一碗雪白的蹄花汤盛在青花瓷碗里，上面漂浮着细碎葱花，用筷子轻轻翻转炖得软软的蹄花，夹入嘴里，还没等牙齿前来相助，从骨头上滑落的肉早已顺着喉咙下了肚，再喝一口蹄花芸豆汤，一种惬意涌向全身各处。如今，这家重新开张的专卖蹄花的小馆子，主人是“胖大妈”年近60岁的小儿子。那天我去馆子里重温一碗蹄花汤后，起身去拥抱了已经秃顶的馆子主人。我告诉他，当年我是这家小馆子的常客。秃顶男子拍了拍我的肩说：我如今也不缺钱了，把这馆子重新开起来，一是告慰去世的母亲，二是把当年那些老食客找回来。

2024年，让我做一次闲云野鹤的漫游，去寻找那些盛满旧日美味的小馆子，城里的、老镇老街上的，沿着一条虚线与实线与他们久别重逢。小馆子里那些旧日食物的味道，有着时间发酵蒸腾出的人生百味。

2024年光阴的旅程里，牵引我步履的，还有城里的老巷子，老巷子刻着城市的年轮，是城市隆起的皱纹，是旧衣物上打的补丁；还有老店铺，那里售卖针头线脑，从一个奶瓶、一只电灯泡到离别人世的寿衣，可以供养一个人一生的日常需要，让我懂得，这世间的所有皆生，都是相互照应与彼此成全，那些谋生的手艺人，与一条街、一条巷的命运，紧密地渗透在一起；还有群山里一家老工厂的遗址，老工厂的厂房早已在荒草杂蔓中塌陷，但我在那里恍若还能听见车间里锻造机器零件的声响，浮现铁水奔流与钢花四溅的场景，让我看见旧日天幕的徐徐滑落中，劳动是其中最深入的部分，老工业时代的浓烟，让一代人的记忆飘得绵长，成为云朵里的一部分。

新的一年，让我们在那些老地方见，它们赋予时间重量，赐予岁月慈悲。

【浮世绘】
老地方见